



东海龙王

二月河 著

恨水东逝

雍正皇帝·恨水东逝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恨水东逝/二月河著

yongzhenghuangdi · henshuidongshi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6

ISBN7—5354—1106—1

ISBN7—5354—1107—X

I. ①雍…②恨…

II. 二…

III. 小说—中国—历史

IV. I · 953

IV. I · 954

雍正皇帝·恨水东逝

yongzhenghuangdi · henshuidongshi

©二月河著

策 划:周百义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咸宁地区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6 印张:20.5

版 次: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字 数:500 千字

印数:75 001—105 000 册

ISBN 7—5354—1106—1/I · 935

定价:25.00(简精装)

ISBN 7—5354—1107—X/I · 954

定价:29.00(精 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雍正皇帝

恨水东逝



作者 二月河 近照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族，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首届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姊妹篇，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自康熙四十
二年之後科
場考題屢
= 泄漏真 = 不
可思議今年
的題是朕親
自手書親自
密封親手交
給你們的祇
要記住朕的
話這一科必
定能取幾個
像樣的人才



朕不學朱元
璋貧官墨吏
拿住就剥皮
但朕更不學
趙匡胤不肯
誅殺一個大
臣弄得文恬
武嬉江山七
顛八倒

隆昌



雍正耐著胸
 中焦熱欲焚
 的火用血蘸
 在青玉案上
 寫了幾個字
 不可難為引
 娣欽此字
 沒有寫完

恨水東逝

雍正
 皇帝

引娣



此
 引娣
 新
 畫
 五

内容简介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

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众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抑或世事偶然，承欢侍御却是天家骨肉。乱伦之煎熬，丹药之蚀毁，亡灵之作祟，刚刚还抖擞精神，指点江山，转瞬却白虎玉兔同赴大真。鼎丹烛影千古迷案，掩卷深思云遮雾隐。

该卷是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先生系列历史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压轴之卷。作家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日久，不仅对三教九流，佛道禅儒谙熟于心，尤对帝王生涯，清宫史实颇有研究。他借助于自己对最杰出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多年探讨，把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与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部恢弘的历史画卷谋篇出神入化，布局呈大家气象，不仅描写了雍正后期紫禁城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展示了各地官吏之间的倾轧和无情争斗，以及文人命运的莫测和不幸。宫闱秘闻，市井风情，科举应试，秦楼酒肆，在作者的笔下均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展卷品读，无疑是对雍、乾交替时期历史的一次艺术巡礼。

目 录

- 第 一 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1
- 第 二 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13
- 第 三 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26
- 第 四 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37
- 第 五 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50
- 第 六 回 情怡王情说图圈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63
- 第 七 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76
- 第 八 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88
- 第 九 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101
- 第 十 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113
- 第 十 一 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124
- 第 十 二 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136
- 第 十 三 回 梯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148
- 第 十 四 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160
- 第 十 五 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172
- 第 十 六 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186
- 第 十 七 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199

- | | | | |
|-------|----------|----------|--------|
| 第十八回 |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 念亲情允禩蒙宽典 | …… 213 |
| 第十九回 |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 …… 225 |
| 第二十回 |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 统全局雍正息狱讫 | …… 238 |
| 第二十一回 |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 天璜贵胄巡视粥棚 | …… 250 |
| 第二十二回 |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 …… 265 |
| 第二十三回 |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 …… 277 |
| 第二十四回 |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 …… 292 |
| 第二十五回 |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 …… 306 |
| 第二十六回 |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 …… 318 |
| 第二十七回 |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 …… 331 |
| 第二十八回 |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 …… 346 |
| 第二十九回 |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 …… 359 |
| 第三十回 |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 …… 372 |
| 第三十一回 |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 …… 387 |
| 第三十二回 |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 …… 401 |
| 第三十三回 |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 …… 414 |
| 第三十四回 |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 …… 427 |
| 第三十五回 |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 …… 440 |
| 第三十六回 |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 …… 454 |
| 第三十七回 |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 诛妖僧士芳邀恩宥 | …… 468 |

-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器 482
-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496
-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509
-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523
-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537
-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550
-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564
-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580
-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595
-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611
-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鸩君董忧 624
-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迷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636

第一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倚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时踩着同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邪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许粗的辮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

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表率，除了座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洵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坍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洵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扎！”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近，远远便听见洵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趲行二里地，果见洵河横在眼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洵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洵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

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沟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抱岸声，冲得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是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戈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听不见，范时绎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戈什哈。

“啊！”那戈什哈这才醒悟过来，大声道：“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了河里，只有一枝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双手捧给范时绎，说道：“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范时绎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绦缚着一个油纸包儿，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雨读时，却见上面写着：

敕令：范时绎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勿勿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

下方还钤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

范时绎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愈来愈暗的天色，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用火箭回信，范时绎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脚，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沙河店。

这是座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沟河沿镇边穿过。这条沟河面宽，水激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沟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齐腰。范时绎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溢漫了两支分流，水深不过没膝，络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时绎顿时放心，此时松一口气，他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络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黜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禔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油壁车，押送的将军淋雨，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手令：“密送北京交我处置，不得委屈褻渎”。范时绎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关防，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范时绎下马握鞭，只是沉吟。带队戈什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好！你晓事。”范时绎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玺钱蕴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儿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

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黝黝矗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湿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绎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一身绛红夹袍，顿觉浑身松快。因见去客栈定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差使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那亲兵回道，“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范时绎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时，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儿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店老板早已守在门口，见范时绎带着人车透迤而来，忙迎上来，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说道：“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绎，被这几句温馨的奉迎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理，就是不出，你依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先头也是开店的出身呢！”一句话说得老板笑哼哼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下来，忙招呼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坐火上，爷们人多！嘿嘿，下头人多，楼上三间空着，只见个客人在那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范时绎见人已经都下车，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说道：“乔姑娘，

今晚我们就在这打尖，您，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道：“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这些个，明儿天明咱们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点儿，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样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惘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宁绸金七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笼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她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

“蔡先生，”范时绎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咱们的位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三四名戈什哈不言声登楼上来。

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醺醺的，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绎自和乔引娣坐了靠西北楼梯口桌旁，几具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玺打破了沉寂，笑谓范时绎：“老范，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